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隋煬帝豔史

第三回 正儲位謀奪太子 侍寢宮調戲宣華

詩曰： 餘慶餘殃莫自欺，老天報復豈相虧！

迎回太甲阿衡祿，殺卻扶蘇丞相夷。

何代梟雄能不死，誰家富貴得長隨。

興亡歷歷皆堪數，只有奸人當不知。

又曰：

烏紗久是黃粱夢，紅粉原為白骨煤。

何事世人偏不悟，幾人去了幾人來！

話說楊素自晉府宴歸，要為晉王謀奪東宮，保全富貴。思量了一夜，要見太后，再無計策。輾轉之間，不覺天色微明，只得起來梳洗入朝。此時正值三月初旬，豔陽時候，百花開放。百官朝賀畢，正欲退朝。也是朝廷合當有事，只見禁院中一個內相傳出一道旨來說道：「百官無事退朝，單留越國公楊素御苑賞楊梅。」百官得旨，俱各紛紛散去。只有楊素一人，被眾內相簇擁著竟進御苑而來。原來這苑中百花俱開得茂盛，獨有這株楊梅樹，與眾不同，又高又大，開花無數，異香撲鼻。真個是壓倒群芳，占盡人間春色。有詩為證：

名依天子貴，根長帝王家。

香氣濃成彩，花容紅映霞。

風光三殿厚，雨露九重賒。

自是關時運，非乾春獨華。

楊素被召入苑，心中暗喜道：「今日機緣甚巧，或者晉王有福也未可知。」在苑中等夠多時，只見香風動處，文帝與獨孤後並輦而來。楊素看見，慌忙俯伏在地迎接。原來楊素也是弘農華陰人，與文帝同鄉。文帝在周為丞相時，楊素也事周為儀同三司，自幼往來甚密，獨孤後時時相見。故文帝登基之後，恩寵獨隆，時常賜宴，皇后俱不迴避。當日文帝與獨孤後駕臨便殿，楊素朝賀畢，文帝即叫賜座。楊素坐定，文帝說道：「當今海內初安，廟堂無事，且喜苑中楊梅盛開，故聊治一尊，與卿少盡君臣之樂。」楊素奏謝道：「屢蒙賜宴，聖恩隆重，微臣何以克當？」文帝道：「朕與卿鄉里故舊，非他臣可比；況卿佐朕平定中原，削平江左，不知受過多少辛苦！今日太平，正該同享，何須謙讓？」說話間，從內相排上宴來。上邊二席，文帝與獨孤後南面坐了，下邊東側首一席，賜楊素橫陪。楊素因時常賜宴慣了，也不十分推辭，謝過恩，竟自坐下。酒行數巡，文帝忽說道：「自晉家微弱，偏安江左，中原地方就被眾胡人瓜分割據了三百餘年，經歷過四朝帝王，皆是南北分治。不想今日被朕以一劍而掃清寰宇，萬方一統，殊為快事。」楊素道：「陛下以神武渾一中原，疆土之富，不獨高齊梁諸君，恐從古帝王，未有如此之盛。」獨孤後問道：「當今天下，有多少郡縣？」楊素道：「郡有一百九十，縣有一千一百，戶口有八百九十萬有零；若論地方，自西至東，有九千三百里；自北至南，有一萬四千八百一十五里，還有遐荒臣伏者不算。」文帝大喜道：「人生事業至此，可謂極矣。今與卿對春光而痛飲花前，亦不為過也。」楊素道：「陛下至治雍雍，萬民樂業，今日稱觴獻壽，正天心人意以報陛下，何過之有！」文帝大喜，隨命進酒。正是：

封疆讓道似金湯，治世還須治世王。

留得奸臣居肘腋，自然有禍在蕭牆。

二人談一會國政，論一會民情，又講一會眼前花開的茂盛，又說一會往日得天下的英雄。真是君臣一體，無忌無猜。怎奈楊素，一心只想著晉王的事體，欲要開口，又未曾關會太后；欲不開口，又怕失了機會，心下十分躊躇。真個事有湊巧，暢飲了半日，文帝忽然起身淨手。那楊素終是奸雄，得了這個空兒，就對獨孤後說道：「晉王仁孝恭儉，中外稱揚。前日來朝時，諄諄問國計民生，真當代賢王也。若得東宮如此，便是天下之福，社稷之慶。」那獨孤後久有心在煬帝，被楊素一句話打動了心事，便泫然淚下道：「我兒楊廣，自幼讀書好學，有智略，識大義，居家儉樸，待人溫和。又百般孝順，就是處房幃之私，亦是可憐。我常遣人去看，他與新婦，都是同寢同食，並不與姬妾淫縱。豈如東宮楊勇，把元妃謀害了，卻日日共阿雲酣飲，全不像個儲君體統。近又聞得要謀害楊廣，殊為可恨！我所以益愛阿摩者，正為此也！」說汝了，文帝早已回座。楊素知獨孤後屬意晉王，文帝料難做主，便大言道：「天下莫安，再無他慮。只愁太子仁孝有虧，恐難為社稷之主。」文帝驚問道：「楊勇一向謹無過，卿何忽出此言？」楊素道：「陛下不知，近日太子荒淫酒色，又私蓄兵健，十分狂妄，陛下還須加察。」文帝沉吟，猶未及答。獨孤後便接說道：「卿真忠臣也！楊勇不必論其他，只日夜酣飲，縱妾殺妻，便是不仁；問安視膳，全不在心，便是不孝。我正以此為慮，不意卿有同心，肯言人骨肉之間，真忠臣也！」文帝見太后與楊素一般說話，便也疑心道：「楊勇若果如此，便是朕心腹之憂矣。」楊素道：「陛下若不信，只消差幾個近侍，細細打聽，便知端的。」文帝依奏。隨傳旨自玄武門至於至德門，每門俱著近侍十人，密訪察東宮過失，不許隱瞞虛報。眾人領旨而去。正是：

豺虎之心，蜂蠆之口。

利似劍鋒，甜如醇酒。

乘間一言，天倫不守。

彼何人哉，有此毒手！

君臣又飲了幾杯，天色漸晚，楊素起身謝宴而去。文帝與太后依舊並輦回宮不題。

卻說楊素讒言既行，滿心歡喜。回到府中，忙寫書報知晉王。煬帝得信大喜，即喚段達商議。段達道：「皇上既著人訪察，殿下須多將金帛買囑近侍，叫他將無作有，以虛報實，多開些過惡，方得聳動皇上。」煬帝道：「十分虛了，恐父王查出。」段達道：「這不難。容臣親到東宮，賄賂他的寵姬幸妾，訪他些隱微細曲的真實過犯，一併奏知，皇上自然大怒。那時楊素在外攬掇，太后在內主張，何憂大事不成！」煬帝歡喜道：「卿言深得孤意。」隨喚心腹宮人，多帶金銀，潛身入朝，來買囑近侍；又備一份厚禮，去謝楊素；又叫段達親帶了奇珍異寶，到東宮來行事。

真個錢神有靈，不數日，內外紛紛，皆宣傳太子的過失。有說太子荒淫無度的，有說太子慘刻不仁的，也有說太子怨朝廷不讓位的，也有說太子私繕甲兵、將謀不軌的，又有說太子要遣刺客，暗刺晉王的，一日幾起，傳報進來。那文帝原是個性暴之人，見人言洶洶，便勃然大怒道：「這畜生焉敢如此狂妄！」遂傳旨將東宮衛護軍人，並侍從官員查清名籍，盡付有司掌管。其私蓄健兒，盡行逐去，不得容留一人。又傳旨各宮守門內相，俱要嚴加防禦，不許縱放東宮近侍出入。

卻說太子是個疏略坦易之人，絕不與外官交結。每日只同姬妾們飲酒賦詩，娛情而已，不提防手足間播起許多風波。這一日忽見有司來稽查侍衛冊籍，並驅逐健兒，心中方驚訝道：「父親好沒分曉，天下多少軍兵，都閒散在外，東宮幾個侍衛，便要稽查，終不成怕他謀反。待我親見父王，奏明此事。」遂駕小車，帶領了幾個侍從，竟望正宮而來。

原來太子的青宮，雖同在皇城之內，卻另一門出入，要進正宮，必要從朝堂穿過。太子將到正殿，不期剛剛遇著楊素。楊素見太子駕來，猛然著了一驚，心中暗想道：「太子這一入宮，倘父子之間，辯明心跡，不獨前功盡棄，其禍不小。須聽他一嚇，使他不敢進宮方妙。」遂假作慌忙之狀，俯伏在旁說道：「老臣楊素，有急事奏知殿下。」太子忙將車兒止住道：「賢卿請起。有何事

奏孤，這等慌張？」楊素道：「殿下難道不知？今日曾有官來清查侍衛，並驅逐兵健否？」太子道：「孤正為此事而來，不知父王何故，忽有此舉？」楊素道：「殿下原來尚不知道，新來不知是哪個讒臣，妄奏殿下怨聖上不傳位；又私繕甲兵，要謀不軌。聖上信以為實，今早大發雷霆，便要差兵圍宮，是老臣再三以死力諍，保無此事，聖上氣才稍平。故只清查冊籍，驅逐兵健。」

太子聽罷，驚了一身冷汗，說道：「是誰造此妄言，就該處死；奈何反信讒言，轉欲加害於我？父親真老邁昏聩矣。待孤面見父王，細細辯明，必殺此讒臣，以削吾恨。」就要驅車進宮。楊素忙攔住道：「殿下差矣！聖上性如烈火，今又在盛怒之下，匆匆往辯，倘觸其怒，一時禍有不測，卻將奈何？」太子墮淚道：「君教臣死，臣不敢不死；父教子亡，子不敢不亡。倘觸其怒，猛拼一死，以明寸心。」楊素道：「臣聞小杖則受，大杖則走。殿下雖欲自輕，如宗廟社稷何？何不待老臣索性辯明，然後入宮謝罪，未為晚也。」太子低頭想一想，真個怕文帝性暴，一時難辯，因說道：「良言敢不聽從！只是這一段沉冤，還望賢卿代洗。」楊素道：「老臣自當效力，不勞殿下多囑。」太子道罷，竟含淚回東宮而去。

楊素看太子去遠，隨即會同台諫御史等官，同上表奏太子因逐去健兒，大言怨望，不教之情弊顯然；此皆東宮侍從唆謀之故，伏乞敕下法司究問。文帝得表大怒道：「逆子敢如此猖狂，豈堪托以社稷！」因對獨孤後說道：「楊勇不肖，朕欲廢之，因念天倫，有所不忍。」獨孤後道：「陛下念天倫，獨不念社稷乎？」文帝點頭道：「御妻一言定矣！」遂傳詔將太子廢為庶人，禁錮於內史舍中，給以五品料食。東宮官屬，著楊素會同法司勘問定罪。楊素等領旨，隨望東宮而來。早有人報知太子，太子道：「楊素許我辯明，為何又有此旨？」左右道：「此皆楊素為晉王奪儲位之謀，殿下為何深信？」太子方才省悟。說汝了，楊素已奉旨到來。先將侍從官員，著法司拿下，隨即逼勒太子移入內史捨去。太子再欲入朝辯訴，誰人肯容？只得望北大哭道：「兒得何罪，竟遭廢棄。兒死不足惜，但恐奸人得志，社稷不能保矣。」言罷又哭，左右聞者，人人俱各淚下。百官明知其冤，俱怕楊素權勢，誰敢替他奏辯！楊素又將東宮官屬，嚴刑拷問，俱鍛成入獄。後人因楊素讒言亂國，有詩感之云：

他家父子原相好，一句讒言便中傷。
始信小人萋菲口，斷人天性喪人邦。
因文帝聽言不明，亦有詩傷之云：
無黨無偏說至公，如何一味信奸雄！
休言妒婦能長舌，自是君王耳不聰。
因獨孤譖子亂國，亦有詩悲之云：
分明一腹同胞子，愛惡移時兩樣看。
謾說妒夫千種惡，譖兒腸肚十分殘。

文帝既廢了太子，獨孤後又攔阻道：「東宮乃國家根本，不可不定。吾兒楊廣，仁慈孝儉，何不早立，以安天下之心？」文帝道：「朕亦有此意。」遂傳旨立晉王楊廣為太子。煬帝奉旨，喜不自勝。先具表謝恩，隨即擇吉來朝，移居東宮，侍奉文帝、獨孤後十分孝敬。三日兩日，定一遍進宮問安；接待百官，一味深情厚貌，謙謙謹謹。又暗暗備禮致謝楊素。內外人情，倒十分相安。

卻說楊勇禁錮在內史舍中，自思無罪，欲要伸冤，又無路可辯。只得扒在高樹頂上，日日號呼，指望文帝聽見，念父子之情，放他出來。原來這內史省，緊緊與皇城相靠。楊勇日日叫冤叫屈，眾官們聽見，不敢隱瞞，遂報知文帝。文帝見說，也有些惻然動念。怎擋得獨孤後，再三攔阻。楊素聞知，又上一本，說楊勇情志昏亂，近為癡鬼所迷，倘有其罪，定為國家之害。文帝見他二人如此，只得罷了。正是：

君心不似光明燭，佞口真如射影沙。
臣庶不須憂治國，願君父子好齊家。

獨孤後既立煬帝為太子，心下十分暢快，常對文帝說道：「妾有楊廣朝夕侍奉，晚景不愁寂寞矣。」誰知日月無情，年華有限，忽一日霜露為災，寢疾不起，不數日而崩。文帝痛哭了幾場，感傷不已。隨命禮官治辦喪儀，停喪於白虎殿，天下掛孝二十七日，擇吉葬於泰陵。後人有詩單道獨孤後之妒云：

夫嬰兒兮子奇貨，以愛易惡移帝座。
若言身死妒根亡，妒已釀成天下禍。

自獨孤死後，文帝見宮闈寂寞，遂傳旨於後宮嬪妃才人中，選擇美麗者進御。自有此旨，滿宮中人人望幸，個個思恩。誰知三千寵幸，只在一在，如何選得許多？選遍六宮，僅僅選得兩個：一個是陳氏，一個是蔡氏。陳氏乃陳宣帝的女兒，生得性格聰慧，丰姿窈窕，真個有沉魚落雁之容，閉月羞花之貌。蔡氏也一樣風流嬌媚。文帝見了，喜不自勝。因說道：「朕老矣，情無所適，得此二人，足為晚景之娛矣。」隨封陳氏為宣華夫人，蔡氏為容華夫人。二人雖並承雨露，而宣華更加寵愛。文帝自此以後，日日歡宴，時時笑歌，比獨孤在日，甚是快活。不想文帝到底是創業皇帝，有些正經，宮中雖然歡樂，而外廷正事，一一皆在心上。每日定早起臨朝，凡五品以上官員，都引到面前講論。若遇有事時，往往講論到日中不罷。飲食都是衛士們傳到殿上去吃，殊覺十分辛苦。及還宮又未免要與二夫人周旋，雖然快樂，畢竟消耗精神。況年華在六旬之外，雖勉強支撐，終是將曉的月光，半■的露水，哪禁得十分熬煉。忽一日，感了些微寒，就臥病不起。文帝是個明白人，曉得病因縱色而起，倒轉思想起獨孤後來。忽然長歎一聲，說道：「若使獨孤後在日，朕如何得有此疾？」左右見文帝有病，慌忙報入東宮。煬帝聞報，隨即入宮問候。原來煬帝自獨孤死後，入在宮中暗暗縱欲，只恐文帝知道，不得任心狂肆。今見文帝有病，外面假裝愁苦之形，心下轉十分歡喜。文帝哪裡得知？見他侍奉懇懇，轉道他孝順。也是天厭其奸，合當敗露。一日清晨，煬帝入宮問候，恰恰宣華夫人在那裡調藥與文帝吃。煬帝看見宣華，慌忙下拜。宣華一時迴避不及，只得忙忙答拜。拜罷，宣華依舊將藥調了，拿到龍床邊奉與文帝。文帝因宣華是他寵妃，與煬帝有庶母之分，也不疑心，竟轉過身子吃藥。誰知煬帝是個色中餓鬼，看見宣華，早已魂銷魄散，如何禁得住一腔慾火！立在旁也，不轉珠的偷睛細看。怎生打扮？但見：

黛綠雙蛾，鵝黃半額。蝶彩裙不短不長，鳳綉衣宜寬宜窄。腰脂似柳，金步搖戛翠鳴珠；鬢髮如雲，玉搔頭掠青拖碧。乍回雪色依依，不語春山脈脈。幽妍清倩，依稀似越國西施；婉轉輕盈，絕勝那趙家合德。豔冶銷魂。容光奪魄。真個是回頭一笑百媚生，六宮粉黛無顏色。

煬帝偷看了半晌，見宣華美麗異常，心頭慾火如焚，恨不得一碗水將她吞下肚去。只礙著文帝眼睛，不敢做聲，不好動手。他就心生一計，連忙走出宮來，立在分宮的總路上等候。料道宣華出宮必由此路經過，撞見時便好與她調戲。真個宣華看文帝吃了藥，見文帝微微睡去，因連日辛苦，也要到後宮歇息。隨叫宮人們伺候著，竟自悄悄走出宮來。不想剛走到分宮路口，早被煬帝接住，深深一揖，說道：「楊廣不孝，不能侍奉湯藥，勞夫人辛苦，心甚不安，今特在此致謝。」宣華慌忙答禮道：「賤妾侍奉不謹，致皇上有疾，遺憂殿下，罪在不赦。蒙殿下寬宥，已為萬幸，何敢言勞？」煬帝笑道：「父王老邁，如何消受得夫人這般絕色！今日自速其死，令夫人孤幃寂寞，楊廣甚是憐惜。夫人為何反如此說？」宣華見煬帝辭色不正，便拂衣要走。煬帝忙將身攔住道：「求夫人稍住金蓮，我楊廣還有一句肺腑之言，願夫人垂聽。」宣華道：「殿下有何令旨，望速明言。妾宮中有事。」煬帝道：「楊廣生平慕色，而從未睹夫人之天姿，今得相逢，實天緣奇遇，三生之幸也。倘蒙錯愛，我楊廣死生難忘。」宣華正色說道：「妾雖宮闈妃媵，已經聖上收備掖庭，名分攸關，豈可相犯！殿下請自重。」煬帝笑道：「夫人如何這般認真？人生行樂耳，有什麼名分不名分？」便將手來扯宣華的衣服。宣華見煬帝動手來扯，心下著慌，急得滿臉通紅，厲聲說道：「殿下這個使不得！青天白日，宮掖之中，要行淫亂，聖上知道，恐禍有不測，「殿下不要惹事！」煬帝笑道：「父王已是將死的皇帝了，夫人倒不怕活皇帝，只管講那死皇帝怎麼？夫人今日不肯做人情，恐明日要做人情時，卻遲了。」煬帝口裡說著，眼睛看著，臉兒笑著，

將身子一步一步只管漸漸挨將上來。宣華見事不諧，知道決不能走到後宮，連忙撤回身，望文帝寢宮裡一道煙花翻柳舞的跑了。煬帝只因宣華貌美，淫心蕩漾，一時高興說合許多話來。及見宣華跑回文帝寢宮，心下也有幾分著忙；又不好跟進宮來，只得退出外殿。沉吟惆悵，起坐不安。因想著：「宣華被我逼了這半晌，若是假惱，跑去自然罷了；倘或真心不喜，竟對父親說知，卻如何解救？就連這東宮也有些不穩。」又想到：「父親見我平日忠厚，她就說了，也未必肯信。」又想到：「宣華雖是父王寵妃，我卻是今儲君，她如何敢搬我的是非？」又想到：「宣華這般美色，一時不能到手，如何區處？」心下埋怨一回，又安慰一回，又思想一回，十分憂疑不決。只得暗暗的差心腹宮人打聽。只因煬帝做出這一場來，不覺十年奸計，一旦成灰。父子天倫，有如陌路。正是：

■到底難為玉，野鳥如何敢認鸞。
任是彌縫神鬼秘，終須做出大家看。